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九十四  
至九十六



13  
849  
259





門 4 3  
冊 849  
卷 259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四

知禮 家法 衿嚴

知禮

大衣冠中而動作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蹈著誠而去偽別嫌而明微如衡誠懸豈輕重之或爽猶冰在器故方圓而有準處閨門則宗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十九



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祗庸之德於是乎生殆辱之  
 尤無自而入信哉釋回增美安上治民捨禮何以哉  
 石祁子衛大夫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卜者言齊紫木浴則得吉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為有知也

季武子魯大夫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杜氏之葬

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  
 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寢墓以為宅欲

文過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又奪人之恩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季子名札讓國君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  
 之 其次深不至於泉以生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陳尊已魯人乾昔之子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尊



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

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叙

善尊已不陪父於不義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戀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

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

也哀戚本也祭祀未也

仲繇字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

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

怠矣以其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偏任為跛依物

倚為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明而

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堂事賓尸孔子聞之曰誰謂繇也

而不知禮乎多其知禮

曾參武城人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

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將死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

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焉曾子北面而弔焉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床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

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坐童

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華畫也簣謂床第也說者以晄為刮節目字或為刮



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日華

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也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

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祝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

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命雖困猶勤於禮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

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去聲之誤也奠徹謂遣奠徹祖推

柩而反之反之於載處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

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復反從者口禮

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皆非禮也與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其不可以反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曾子聞之曰多

矣乎子出祖者子游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袿裘而弔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

其袿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夫也子游於時明為知禮主人

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於主人變乃變



也所弔者朋友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服且善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 與及也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 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 見若坊者矣 坊形旁殺平上而長 見若覆夏

屋者矣 屋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平 見若斧者矣 斧形旁殺刃上

而從若斧者焉 孔子以為刃上難登袂又易為功 馬鬣封之謂也 閩谷

名 今日而三斬板而已 封 板蓋廣一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上斷止

之旁殺益高四尺其廣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尚庶幾也

孔伋字子思魯人孔子之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 子思

伯魚之子伯魚 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 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

衰期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也 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不足以備禮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喪之禮如子贈祔 之屬不踰主人 魯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言已以疾時禮面不如 子思曰先王之

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

起 為曾子言難繼以禮御之

總錄部 五



縣子魯人也陳莊子厄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君無哭鄰國大

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嘗之後名伯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

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言時

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

有畏而哭之 以權微 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

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漢石奮為中大夫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 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机軾蓋為敬也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有疾梁松友候之獨拜牀

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

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

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

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張湛為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

明府位尊德重不安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吳虞聳為河間太守疾俗喪祭無度弟曷卒祭以少

牢酒餽而已當時族黨並尊行之

宋王弘晉末為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父珣卒未免

喪後將軍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



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惟弘固執得免

南齊殷叡字支子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叡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盲爲虐故不足降此盲爲實彌不可聞

梁謝朓初仕宋爲衛將軍長史明帝嘗勅朓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

稱之以比王尊王陽

後魏李諧爲給事黃門侍郎遭母憂還鄉里徵爲素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表辭朝儀亦以爲優仍許其讓

唐王珪爲侍中子敬直尚帝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畧珪曰此禮之廢錄來久矣今陛下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自是公主有舅姑者備婦禮自珪始也



李大亮爲長安副留守遇疾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爲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會入計因陳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口下公門軾路馬况父母之國所宜尊敬汝何言輕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崔造爲建州刺史興元元年詔徵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休與朱泚作亂上疏請罪不敢赴闕帝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

後唐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事閔帝藩邸知書樂善動皆繇禮

晉張礪初仕後唐爲翰林學士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左右頗亦敬奉諸幼子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詞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於金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躉之馬全節爲鄴都畱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欄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邁遂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

家法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傳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蓋夫閨門之內德範所出位在乎正治尚乎嚴故能致恭肅之美流敦睦之譽古之君子莫不先內治而後施於有政者也乃有禮同賓饋法如官司進止有嘗體貌無懈繇是少長咸敘孝慈兼篤茂亢宗之德藹王家之訓聳人倫之瞻仰者方來之模楷非夫仁厚成性德義居質者亦何能及是哉

冀缺晉人晉大夫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擗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

士會晉人為大夫家事治

漢石奮孝景季年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

為便坐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

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必冠申申如也申申整勅之貌僮僕訢訢如也訢訢敬謹之貌唯謹

謹以謹敬為先帝特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

其執喪哀戚甚執喪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奮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

也質重子慶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

治不治言無所治罰



後漢李守通父也為王莽宗師卿為人嚴毅居家如

官廷

守居家與子孫尤謹  
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  
皆可以為後世法禹位至太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性溫厚有法度二世其子孫朝  
夕禮敬嘗若公家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位大

中大夫

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

黨以為儀表

仇覽初為蒲亭長後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  
皆以疾辭雖在冥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  
自責妻子庭榭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敢喜怒聲  
色之異

陳紀字元方大丘長寔之子兄弟孝養閨門雖和後  
進之士皆推慕其風位大鴻臚

司馬防歷官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  
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  
坐不敢坐不指所有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魏裴潛清潔守道每為牧守而父在京師出入薄軍車群弟之田廬嘗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簡較度自魏興少能及者

嘗林好學帶經耕鋤妻嘗自饋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位光祿大夫

曹純仍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位議郎叅司空軍事

吳劉基字正輿繇之子也基遭多難妻子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嘗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

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位光祿勳

晉何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

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位太傅

庾亮風格峻整動絲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威時人或以為夏侯大初陳長文之倫也

大初玄字長文羣字

位安西

將軍

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位



書監

宋謝弘微從叔峻以爲嗣事係親之黨恭謹過嘗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位右衛將軍

南齊王延之爲右光祿大夫竟陵王師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冠曰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劉璉爲武陵王華征虜參軍璉兄懋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懋問其久璉曰固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梁劉潛奉寡嫂甚謹家內日細必定諮嫂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人稱之位豫章內史

范雲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

陳王錫爲左僕射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竝稟其規訓

後魏李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

崔浩母盧氏湛孫也浩著食經敘曰予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



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嘗手自親焉昔  
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餽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志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  
業書乃古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強記  
皆此類也位撫軍上將軍

楊椿弟津孝友大至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  
五六矣椿嘗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椿子昱以下  
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內男女百口總服  
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椿昆季  
當世莫逮焉椿位太保

盧度世子瀾昶等父母亡後百口同居親從昆弟嘗  
巨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廟府之外不妄交遊  
其相率以禮如此

許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  
書李神儁嘗稱其家風

朱推字季預性清嚴治家如官府  
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  
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辛少雍爲給事中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  
重少雍卒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



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崔挺子孝芬孝暉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叅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啓謹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

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亦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挺位北海王詳司馬

北齊高隆之爲太保錄尚書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

崔陵爲侍中陵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時所稱位東兗州刺史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位驃騎將軍



後周李和爲柱國大將軍和立身剛簡老而愈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

裴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者咸付一通

柳靖河東解人也爲廣德郡守隋文帝受禪遂退居鄉里閉門自守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庭下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廣德知也

隋柳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位太子太保

崔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箠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位簡較太府卿

唐李勣爲司空閨門之內肅若嚴君位太子太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沔之子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敬慕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封西平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供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郭曜尚父汾陽王子儀長子曜社孝友廉謹子儀出



征居外矚當留治其家少長千人各得其所位太子少保

穆寧子贊與弟質員賞皆以家行人才爲縉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承各管責如僮僕贊最詳謹至今言家法者以穆寧爲嚴訓之家寧位祕書監

晉張仁愿兄仁頴善治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位大理卿

周裴羽爲左嘗侍性謙恭靜守居家嚴肅累將命於四方不渝所履頃在雒邑其隣未嘗聞一日誼華故終身無玷時論多之

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潏潏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

矜嚴

容止可觀傳紀孝熙之德威儀不忒詩稱宜弟之風豈君子佩服前訓淑慎厥躬方正積中而端莊發外風範詳雅而進退矜嚴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動有嘗度識視而不差居無惰容造次而罔失雖處闇而必



整抑在野而益嚴正色詳言對妻子而無歎閒居燕處聞雷雨而必變遠暴慢於朋友化真厚於閨門足以儀表薦紳鎮靜雅俗仲尼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其是之謂乎

漢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後為

膠西王相

儻不疑字曼倩渤海人為郡文學武帝末直指使者

暴勝之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

其劍

古長劍首似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刻以蓮花初生未敷今大劍木首其狀以此佩

環玦

帶玉環又

袞衣博帶

袞大裙也言著袞大之裙廣博之帶也

盛服

主門上謁

上謁若今通名上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

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

延請望見不疑容貌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不着眼曰躡謂納履來

後為京兆尹

霍光為大將軍封博陸侯為人沈靜詳審出入下殿

門進止有嘗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

端正如此

後漢李忠初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干人而忠獨以好

禮脩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王莽改信都國曰郡新博都尉屬長也

中咸敬信之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四

十七



侯霸字君房為太子舍人於嚴有威容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於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脩整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儆

表終太中大夫

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位至尚書令

徐防明帝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體貌矜嚴占對可

觀帝異之

刁韙為東海相嘗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其情容焉

魏郎為尚書被黨議免歸家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

人不見情容

鄧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

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後為護羌校尉

朱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

二十為郡督郵

袁安為人嚴重有威敬見於州里初為郡功曹

茅容字季偉陳畱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  
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

侯瑾敦煌人也嘗以禮自持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稱疾不到



司馬防性質直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位至騎都尉

魏崔琰爲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

馬樹下米昔與郡時性王郎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位至司空

吳呂範爲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

晉和嶠字長輿少有風緊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位至太子太傅

王劭字敬倫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情替之容桓溫甚器之終吳國內史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微辟竝不就

庾亮字元規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

宋謝弘微性嚴整舉止必脩禮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繇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位至侍中軍器中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八勢位至左光祿大夫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後  
終於都督

孔顓為安陸王冠軍長史又隋府轉後軍長史凡二

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顏竣為吏部尚書容貌嚴毅

謝方明初為高祖主簿性嚴格雖處閤室未嘗有惰

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

范藹畢之子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黠及睥

反伏誅

袁粲字景倩峻於儀範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

梁梁

稷曰公見人輒矜嚴位至司徒侍中

南齊江軻字伯倫真嚴有孝行宗人江縵位至侍中

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王思遠立身簡潔明帝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

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嘗曰見王思遠終日安

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

士蓬頭散帶終日醺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憶見

思遠言其兩反也思遠位至侍中

梁范岫恭敬嚴格進止以禮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王茂為中權將軍居處方正在一字衣冠儼然雖僕



妾莫見其情容

何敬客爲太子中庶子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後梁桺洋河東解人少有文學以禮度自居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

陳蕭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繇法度釋褐著作郎

顧野王少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者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履行皆人所莫及位終光祿卿

後魏封軌善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

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吾聞君子整其衣冠尊其

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退位至征虜

將軍

嘗爽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

後爲宣威將軍

裴粲爲弘農太守免官魯詣清河主懌下車始進便

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不吐懌於至

北齊崔瞻字彥通清河東武城人聰明強學有文情

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署主



簿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性弘裕有威重身長六尺容止  
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位至睢州刺  
史  
趙將父彥深有七子將最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  
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位爲散騎嘗侍  
後周長孫紹遠魏太師雅之子性寬容有大度望之  
儼然朋儕莫敢褻狎位至少司空  
唐瑾爲中大夫兼內史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  
嘗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閉夜宴寢必起

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耳終于浙江觀察使

令狐楚威儀儼整之若不可犯性寬厚愛重而門  
無雜賓嘗與從事醺語方酣有非類偶至因立命徹  
去筵席毅形語色故累居重任正直之稱如初

梁趙凝爲襄州節度使氣貌甚偉好自脩簡每整衣  
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炤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  
有塵卽令侍妓持紅拂以拂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  
往往遭其擯楚其方嚴也如是

後唐趙光逢風神秀異從微至著動守規簡見者肅  
然議者器之自爲玉界尺位至司空平章事



冠帶端笏危坐

長孫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爽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及爲太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其所失後爲荊州總管嘗詣闕奉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情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裴邃河東聞喜人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擢爲從事中

郎

升字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四

二十二



隋令狐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

唐李昂為太嘗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風儀秀整

所歷皆以威重見稱

韋絳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位至吏部尚書

少卿

鄭珣瑜為河南尹迎送中使皆有嘗處吏窺之馬足

差跌不出三五步

崔郾資質偉秀神情雅重人望愛之終不可洽不知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百九十五

先見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蓋  
識在機先智周物表見於未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  
知微知彰導生人之耳目真賢人之高跡也辨興亡



明理亂知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邦家不臻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知政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觀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鳥巢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暴要我飲而樂不作知彼誠哀謂被髮而將戎觀超乘而必敗先見之明皆斯類也殷箕子爲太師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周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衰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

王孫滿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晉人敗諸殺獲其三帥丙術視  
芮良夫周大夫也周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良夫曰王室



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恐難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朝王流于彘

史伯周大夫也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

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

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荆蠻芊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應蔡

北有衛燕翟鯀虞路維泉徐唐皆姬姓應武王子所封鄧蔓姓陳媯姓也

蒲衛康叔之封燕召公之封皆姬姓翟北翟也鯀虞姬姓在翟者也路維泉徐蒲皆赤翟媯姓也西

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入國皆姬姓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

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也薛任姓鄒曹姓東夷也是

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

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雒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

國虢鄆為大虢東虢仲之後姬姓也鄆姬姓當幽王時於子男比二國為大虢叔恃



勢節伸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  
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晏子曰孥賄財也

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  
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二邑號節鄆蔽補舟依畷歷

莘君之士也言克號節則此八國皆可得若前莘後河右雒左濟

主芟颯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回公  
日南方不可乎對曰惟荆實有昭德若周哀其必興

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荆芊楚也代更干犯

也言其代強更相犯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嬴伯

翳之後也伯翳男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

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所也其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哀其將至矣公曰謝西

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對曰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也

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郊之間間謂郊南謝北也號節在

焉郊後屬鄭襄楚取之魯昭公元年傳曰葬王于郊謂之郊教者是也其冢君侈驕其

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驕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以君道道之則易取且可長用

也長用之處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頰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



之相也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宅

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向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

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

心役榮也七體首七竅謂目為心視平八索以成人

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正

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合十數以訓百體謂

之動也賈唐云九紀九功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

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有體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

出千

品具萬方

百官有微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

皆以萬萬為億鄭司農

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營姦備也數極

於姦萬方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

事兆物王收其嘗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

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

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

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

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

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



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  
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

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之人以

以為卿士而妖孽之臣用之於是物也不可以久且

宣王之時有童謡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

山桑口壓弧箕木名

服天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之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

可為乎謂語有之曰夏之哀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

以同於王庭

共處日同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

焉而策告之龍下而獮在櫝而藏之傳郊之至殷周

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獮流于庭不可除

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

裳正幅日幃

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

龜或為玃玃蛇蝎象龍

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夫為弧服

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

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

褒姒褒君

王遂置之

置赦也

而褒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

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西腊者其

精熟為酉腊極也滋益也

申繪西戎方疆

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



曰男繪姒姓申之與國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信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

必伐之子界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繪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奧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

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

曰其在晉乎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秦仲齊侯姜嬴

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夫人詩敘云秦仲始

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與也公說乃東寄孥

與賄號鄩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號鄩鄂蔽補丹依噪歷莘也後桓

公之子武公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

九年而王室始騷騷亂也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

秦晉齊楚代興

衆仲魯大夫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

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繼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

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過刑刑過則親離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洩伯鄭大夫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洩盟及盟軟如

忌洩伯曰五父必不免賴盟矣洩伯鄭良佐鄭大夫

如陳洩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

師服晉大夫也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于曲沃晉文侯卒于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

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

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大夫有貳宗適子

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為相輔貳也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

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惟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又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

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其弟以

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

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義可言也

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

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凡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各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

宗國故因各以諷諫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八



先見

鬬伯比楚大夫也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

不解其旨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

故拒之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徃仗也蒲騷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

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

令德訓諸司以惠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

借貸惕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追之不及羅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騶甥聘甥養甥皆鄧祁侯之甥莊公六年楚文王伐

申過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三

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任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腹臍喻噬不可及其及圖之

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

所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言君無復餘弗從還申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原伯周大夫也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百七十五 九



先見

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號公字日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去盛饒而况敢樂禍乎奸

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莊二十一年

鄭伯殺子頹享王于闕西碎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也原

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也五月

鄭厲公卒

史蘇晉大夫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

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嬀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

曲沃以速縣縣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

以傲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

其戒之乎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

其父而蓄其子禍之基也蓄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好美也不可謂好好

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

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

太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謂史蘇知難本

士蒍晉大夫也魯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

丹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百七十五 十



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也畢萬魏犇祖父也以滅耿滅霍滅魏

耿未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

畢萬魏以為大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

適猶有令名愈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審而及禍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

張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僕人贊晉太子申生之僕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

衣之偏褻之衣佩之金玦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

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

無嘗無嘗不立奇異不立不得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眾

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玦玦亦

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之危險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使之攻伐也危自申起難哉且

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

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



之 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

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

舟之僑虢大夫也閔公元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

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

將至矣遂奔晉明年晉滅虢

虢射晉大夫也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繇靡御

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居縣西南有采桑梁繇

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失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眾狄恐怨深而群黨來報虢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

郭偃晉大夫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

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鎮重也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

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

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懼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

懼天之禍無後無後嗣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及至

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又悔將殺之文公知之落

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宰孔周大夫也僖公九年齊會諸侯於葵丘宰孔先

歸既會先諸侯而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在莊公三十一南伐楚在四

年



而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言或向東必不能復畧西其

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晉侯乃

還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

桑田號地左弘

農陝縣東北

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

天奪之鑿

鑿所以自昭

而益其疾也

驕則生疾也

必易晉而不

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也

內史過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

惠公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璠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曷何

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

立文公

王孫說周大夫也周簡王八年魯成公朝周使叔孫

僑如先聘且告見

使先修聘且告將朝

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

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幣薄而言諂殆

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疆故不歡焉而

後遣之

魯執政之人惟畏其弱難拒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

且其狀方上而

銖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而盈其願

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



先見

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

主德而已賞得人罰當罪是為德象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

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篋為介在賓為界

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說好也言篋好讓也以語王

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

遷維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禧二十二年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石癸鄭大夫也鄭公子蘭出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晉

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

稷之元妃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

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

乃罷去蘭立是為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于殺晉獲百里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

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

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舟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

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



叔仲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

離下震上豐

之離三三

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豐其

屋蔀其蒙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弗過之矣不過間一歲鄭人殺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

日子家其

亡乎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歸父奔晉

劉康公周卿士也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

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

賑宜社者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

膾祭肉也

戎有

受賑神之節也

交神之節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惰則失中



和之 其不反乎 為成肅公卒 于張本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

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後晉人殺趙同

士貞伯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

盟 子游相 子游公 子偃也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

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也 行速不詳緩也

季文子魯大夫也魯成公四年季文子相公如晉晉

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言將不能 壽終也 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商頌言天道顯明 受其命甚難不可不

敬以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申公巫臣晉大夫也魯成公八年晉侯使巫臣如吳

假道於莒與渠丘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 城池也渠丘邑各莒

縣有渠 莒也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也 虞度 狡獵之人 對曰夫狡焉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

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 疆者又有縱

其暴掠者莒人 當以此為戒 勇夫重閉況國乎 明年 莒潰

甯惠子名殖衛大夫也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

叔敖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三年晉卻錡乞師于魯將

事不敬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

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矣又晉欒黶

來乞師獻子曰有勝矣甲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又襄公十年六

月鄭子耳伐宋七月侵魯西鄙九月侵宋北鄙孟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况鄭

乎周謂天至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山子驪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

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韓獻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諸

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

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

何待既殺伯宗父及弗忌故曰驟也十七年晉殺三卻初伯宗每朝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范文子晉大夫也晉厲公敗荆於鄢而反文子謂其

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

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

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



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長魚矯晉大夫也厲公殺三郤長魚矯乃脅欒中行  
 而言于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  
 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  
 姦欒宄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  
 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弗  
 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弑  
 單襄公周大夫也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  
 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  
 者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

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  
 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  
 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  
 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  
 之背宋之盟一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盟在魯成十二年  
 年至十六年楚鄭肯盟而伐宋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鄭人不從楚以汝陰  
 之田賂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諸申叔時幼弱司  
 馬子反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陳而  
 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罪不繇晉晉得其民四軍  
 之帥旅方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



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  
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  
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疆之

書范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

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  
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

之政楚越必朝吾日子則賢矣 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

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郤子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作自下軍之佐以  
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

子也吾有過於四之無不及 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材及優於

往四人也三人之承無有所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

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

其蓋人也 蓋揜夫人性凌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

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

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  
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倣之以晉而郤至佻

天以為已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



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  
 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  
 蓄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有  
 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德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  
 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  
 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又柯陵之會單襄公見  
 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犯凌  
 見其語迂犯人郤至見其語伐犯凌  
見其語迂 隼晉卿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也迂迂同加誣人  
伐好自 伐其功 齊國佐見其語盡 盡者盡其心意善 惡褒貶無所諱  
 魯成公

見言及晉難及郤隼之譖單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  
 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  
 晉今君曰將有亂敢聞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臣非  
 瞽史焉知天道臣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  
 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日今晉侯視遠而足  
 高日不在體而足不步日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  
 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知德  
 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



淫日離其名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

亡其一為偏喪也

有咎咎偏及身也

既喪則國從之既四者盡喪

國從而亡

夷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可以戎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毒

厚味喻重祿腊丞也讀老

廟若酒焉味厚者其毒亟

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

伯錡也叔犯

則凌人迂則誣人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其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

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

國德已國有德

也鄰於不修與不修

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羈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曰夫長翟之人利而不

義

長翟之人叔孫僑如也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好利不義通于穆姜欲逐

季氏而專魯國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言其所利驕淫之事流之放之者何也

魯

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

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葬以車一

乘齊人殺國武子又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

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

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

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感有慶未嘗不



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

晉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

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

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

一者夫子皆有焉

夫子

天六地五數之嘗也

天有六氣陰陽

風雨晦冥地有五

經之以天緯之以地

以六氣為經以五行為緯

而成

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祥之以天

下夫子被之矣

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

其昭穆

又近可以得國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

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

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感不背本也被文相德

非國何取

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之必得國也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

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乾天也故

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

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也故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

三世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

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居三出於周也

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

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

誰也其次必此

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成公而往者必周

規其髻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異驪之孫

更予驪之孫驪晉襄公名也孫會孫周也自

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孫詩僖公

故名之



先見

曰黑臀於今再稱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

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

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

焉襲合也三合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恊于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

失之矣仍數鮮寡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必早善

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立之

是為悼公

士莊子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年三月齊高厚相太子

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遇非木期也故

不書會高厚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

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

九年齊殺高厚二十

五年殺其君光傳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

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文

子亡辭亦亡俊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俊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叔豫楚人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

遠子馮為令尹訪于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

孫時



王弱王弱政教微多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裳鮮食而寢繭錦楚子使衣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

男為君令子男公子追舒也

臧紇魯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者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寧將事之

非鼠而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仲

危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辭而不容于魯

國抑有繇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身言行順事怨施也

然明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

佐下軍代欒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程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繇問自降下子羽不能對以語然明

然明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階猶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

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有感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太叔文子衛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

太叔儀也

日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遘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

遘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始終可成

其復也

思其可復也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書詩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一人以喻君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

奕圍棊也

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

龐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廬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

使人之所得聞也

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也使人趙孟自謂也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有評上之言公

怨之以爲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傳

子產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

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

日其

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



也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

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繇其

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僑聞之如是者嘗有

子禍為三子年蔡世三十年六月子產如陳蒞盟歸

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敢與聚禾粟

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

子卑太夫傲政多門政不繇以介于大國介間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

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謀救蔡也不書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

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

天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狐父晉游吉鄭大大也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

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之有在復三三震下

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日迷復凶復上六爻亂也復

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謂欲得鄭朝而棄其本不修德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

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

君必死君往當送之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者復之亦

遠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是年鄭伯如楚康王

卒齊公二十八年平瀆

汝齊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

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

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李札吳公子也魯襄公二十九年來聘遂聘于齊說

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穆叔魯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會晉歸告孟孝

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懌善君子也孝

伯曰民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懌穆叔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九月孟孝伯卒又襄公作楚官適楚好其官穆叔曰

歸而作之



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

楚也夫作其宮若不復筮楚必死是宮也俄而公

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

婦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均擇賢義均則卜

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也非適嗣何必婦之子言

野適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鮮不為季氏憂武

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袞袞祗如故袞言其嬉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

終也為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兆宮文子衛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文子

見楚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完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

屈狐庸吳行人也魯襄公三十一年聘于晉狐庸臣之子

也成七年適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

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闞戕戴

吳在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

戴吳余祭也



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嗣君謂夷昧

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民歸 度不失事 審事 民親而事

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

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

多涕 情不敬也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于其位而哀

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兆 能無從乎

劉定公周卿士也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

因曰子弁冕以治民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

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

晏嬰齊大夫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婚晏

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日齊其何如 問與衰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不知其他官惟知齊

將為陳氏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棄民不恤 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 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

四升登成也 釜十為鍾 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矣登加也謂如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為市弗加於山魚

塩蜃蛤弗加于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

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皆八十已上

不見養遇也國之諸市屢賤踊貴別足者多民人疾痛

而或噢咻之噢咻痛念之聲為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

後陳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

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始封陳之祖大姬

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日然雖吾公

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也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人罷散而

官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盜尤女妾寵之家

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御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公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悅

以樂悵憂悵藏也悵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

之銘讒鼎名也日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

顯後世猶懈怠也况日不悅其能久乎晏子日子子將若何問何

也此難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

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也惟罕

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三十



死言得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後皆如之又云齊晏來聘與叔向語叔向日晉

季世也公原賦為臺池而不恤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又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

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

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于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于田氏者矣

叔向晉大夫也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

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宴無私送不

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

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

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

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

儉也身聳除絮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

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

重之以不殺能避怨矣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

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始

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嗣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

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

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黍前

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



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  
 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哲以佐王  
 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  
 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  
 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魯昭公十一年葬齊  
 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魯郊  
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  
 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祜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已畏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

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單子會韓宣子

于戚

單子單成公

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

著定

著定朝內列位嘗處謂之表著

會有表

野會設表以為位

衣有檜帶有

結

檜領會帶結也

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視不過檜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

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

貌正曰共言順日從

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昭十

三年楚公子干立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謂國人共惡相求者如市賈之



人求 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無黨於內當與誰

共同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寵無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

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謀策 有謀而無民

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無民

無愛徵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者 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

子干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

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嘗也子干之官則在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庶子而出本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賓須無濕朋以為輔佐有莒

衛以為外主 齊桓公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也 有高國以為內主

國子高子皆 高之正卿 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

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公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子餘

趙 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郤狐先以為內主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冊存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三十三



民從而與之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干無施於民無  
 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干果  
 不終焉卒立棄疾如叔向言也昭公十五年荀樂如  
 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  
 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也於是乎以  
 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  
 功之繇非繇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讓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言以考典也考成典以

志經亡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趙文

子問于叔向日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知

也伯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

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廊

華者也廊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昏

昏其民沌沌其政察察其民蹇蹇

子服昭伯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公在晉晉人止

公以取鄭故也夏四月公至自晉晉人德公得歸子服昭伯語季



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嘗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幼年平子不信其言冬十月季

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

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莢弘周大夫也魯昭公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

請有事於維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維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莢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

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

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

之以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

大獲先警戎備故獲魯昭公十八年春二月己卯周毛得殺

毛伯過毛伯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也居莢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己卯日與巢

同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毛得果亡二十

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紀云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

為室所壓而死莢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免之先君之力可濟

也交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調幽王時也三川淫渭澠今西王之太城亦震天棄

水也地動謂川崖摧也



州內八... 卷之七... 先見

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既而子朝亡

鬪且楚大夫也廷見令尹子嘗鬪且楚大夫子嘗子囊之孫蒙尾也子

嘗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

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

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

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

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

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動過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

將何以封矣昔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朶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民多

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

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

今子嘗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襄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

四方民羸餒日日已甚羸瘠日日甚也四境盈壘道殣相望

丹行七... 總錄部

卷之七... 百五十五



盜賊司目民無所做依是之不卹而蓄聚不厭其速

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

之愠也愠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子嘗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踏不獲而死成

穆王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踏而死不聽遂月殺踏掌也靈王不

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嘗為政而無禮不顧

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期年乃有相舉之

戰子嘗奔鄭昭王奔隨

叔孫昭子名婣魯大夫也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

聘通融君也宋九公新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蒼賦

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者也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寵光之不宣宣揚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二十

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夫位位在卑不在嫡子位以

長幼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

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今蔡侯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

月蔡侯朱出奔楚其年秋七月日有食之於是叔輒

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

哭日食憂哭



輒卒二十五年春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樂大

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

昭

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心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

惟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賤其身也

賤人人亦賤已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師曠晉大夫也晉平公新說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

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

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

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

服而亦不遷

叔孫豹魯大夫也晉趙武會諸侯於虢楚公子圍設

服離衛

得君服二人執戈東設前以自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

美服似君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

前蔡子家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將緹蒲為王殿屏蔽以

自殊異言既造王官而

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

之寡君

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將

遂為

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年鄭子哲殺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但

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

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無不憂之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國子國弱



也十謂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伯州犁又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陳公子昭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也言先知宋合左師曰大

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

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憑河之可

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

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也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

故曰簡其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

家持之子子皮子家即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也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昭樂憂齊子雖

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昭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后子名鍼秦伯之弟也魯昭公元年后子出奔晉見

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孟曰

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

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

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

鮮少也少尚當歷年五多則不

帝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景

自喻故言朝夕不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

翫歲而惕日

翫情也惕貪也

其與幾何五年秦后子復歸于

秦景公卒故也

終五年

行人揮鄭大夫也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與叔向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送叔向

叔向

問鄭故焉且問子晷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不久

無禮而

好凌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沈尹戌楚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魯昭公十九年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十三年吳城州來今就城而取

之昔吳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

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

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

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轉遷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傳言

平王所以不能霸

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

略行也

吳界將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

速召也

吳踵楚

踵楚躡跡

而疆場無備邑能

無亡乎楚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

汭水名

楚公子



先見

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楚大夫王及

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

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也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一動而亡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

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閔馬父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子朝奔京

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

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也所廢謂羣喪職秩

著

樂祁宋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

賦明日宴飲酒樂宋父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傳

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



先見

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虞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于齊傳

子家子魯大夫也昭公在鄆季氏使孟懿子陽虎伐

鄆陽虎季氏家臣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从

矣怡疑也言使君亡者必此眾也言君據鄆眾以天與魯戰必敗亡

既禱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

敗于且知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岡琦較釋

總錄部

先見第二

女叔寬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

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

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襄叔

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六



子後期故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日違人也  
為哀二年周人殺襄弘  
六年高張來奔起地

彪僕衛大夫也曾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泄臨也代天僕曰將

延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夫奸義必有

大咎晉下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

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而田於大

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紹遠疑荒蕪之地大選

卒於甯審今脩武縣近矣澤

陳寅宋大夫也定公六年秋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

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

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

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歸禍然子死晉國孫必得志於

宋以其為國死

史魴衛大夫也公叔文子朝而請饗靈公欲令公退臨其家

見史魴而告之史魴史魚史魴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

罪其及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

我矣其若之何史魴曰無害乎臣可以免言能知富臣禮

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戊也驕其亡乎

之子戊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見之驕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戊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

戊以其富也公叔戊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

德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為明年戊來奔

闞辛楚大夫也魯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

郢弗也日稱于史入吳不畧文五年冬楚子入于郢吳師初闞辛

間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

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魯子貢衛人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

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心已

亡矣嘉事不禮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

仲尼率魯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號號余在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

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君兩

失之亡國之風



伍員字子胥吳大夫也袁元年吳王夫差敗越子夫

椒報構李也越子使大夫種因伯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楸德莫如茲去疾莫如盡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于過者二

侯襄四年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諸

方娠逃出自竇后婚相妻歸于有仍后婚有生少康

焉為仍牧正收官基澆能戒之基毒也澆使椒求之

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后諸侯也

正掌膳羞之官賴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

此以得除其害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

康姚虞生

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四

年自有高氏收二國傳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使季

杼誘豷豷也澆弟少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

祀夏醜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

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勾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厚賜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姬言可介在蠻夷而長寇

讎以是求信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丹石元鼎 先見二 卷之七十九

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

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

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受之將殺之也諫弗聽使於

齊蜀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賜錡鏃以

死艾陵後也屬鏃旬名將死曰櫛吾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二

十年越伐吳起

公孫彌牟衛人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吳人藩衛侯

之舍既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

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尚公孫彌牟卒死於越

智伯晉大夫伯氏之族智襄子伐鄭還自衛三卿宴

子藍臺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段規魏桓子相也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曰難將

繇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

轅之難郤驪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父母妻

十趙有孟姬之讒趙同趙括孟姬趙文子毋莊姬通

怨讒於景公公殺於趙嬰二兄同括欲殺之孟姬慙

之魯魯十八年藥有叔祁之難藥藥盈也叔祁范

與其老推賓通忠盈之道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

尾也卑夷無寵於范吉射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

范氏相睦故卑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

丹石元鼎 總錄部 卷之七十九 五



皆王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

小物故無大患

物事也

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

君康子相

段又弗備口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

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

乃首難而殺智伯于師

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智伯者

遂滅智氏

智果智氏之族也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

霄也宣子曰霄也佞對曰霄之佞在而瑤之佞在心

心佞敗國面佞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

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給則賢巧文

辨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

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

必滅弗聽智果別族子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

唯輔果在太史屠黍晉大夫也見晉之亂以其圖法

歸周周威王見而問曰天下國孰先亡對曰晉也臣

嘗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

當公曰是何害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公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公曰是何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

果亡滅王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不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屠黍嘿而不對威公固問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之長者得義疇田色而禮之二賢人得史躄趙駢以為諫臣夫苛政之五十九以告屠黍屠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格言格至也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之言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

分為二 稍極置地 上謂之肆

自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圭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倖必亡中山齊皆當此孟子齊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達未道而去後仕於齊盆成括死矣盆成括言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日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淳于髡齊人說鄒忌子必趨出過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且其應我若響之應穀是人必封不久矣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以爲設以爲辭鄒忌必不能及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躡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響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出而去鄒忌之禮躡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直斷也所以尚騏驎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曆日曠久則絲釐能挈石爲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居碁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徐子外黃人魏太子申爲大將軍過外黃徐子劉叔別錄

日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朱謂太子曰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

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

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

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

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

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

還其御日將出而還與比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

馬陵徐廣曰左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洧軍遂大敗

吳起衛人仕魏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吳起衛人

也爲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使人召之吳



先見二

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也上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

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屣釋棄也今

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執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君

知我能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

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

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吳起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

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果入秦秦日益大果猶此吳蓋也

起之所先見而泣也

屈宜舊楚大夫也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

舊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也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

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著

此時紂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李果不出此門

也

秦趙良孝公時商君作相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

得交可乎趙良曰僕非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

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日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日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日日卑也尚矣君若不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日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管如曾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日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日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樂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日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征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餘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中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之庫德行施於後世不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杵謂送杵殷以音穀自勸之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



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  
 冀闢井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  
 刑是積惡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  
 提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  
 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  
 君之出也後車數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駟脅者為駮  
 乘持矛而操闔所反戟者徐廣曰一作索屈虛帝車  
 之徑矛干將之雄戟

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年延益壽乎則何不歸十  
 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  
 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  
 從後五月而秦孝公率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  
 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  
 知其是商君也日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嘆日嗟呼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



其敗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

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荆歸不可遂內秦商君

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

兆鄭秦伐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徐廣曰龜秦惠

王車裂商以狗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樛里子率莖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

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

則樛里

宋義楚將也項梁數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

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高陵君名

顯琅琊有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

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

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

范增楚西人鴻門曾勸項羽擊沛公項羽不忍沛公

脫去使張良留謝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

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漢賈誼文帝時上疏曰今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



先見二

子之所恃者惟淮陽王武代王參二國爾臣願奉淮南地以益淮陽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

梁從代王而都睢陽於是文帝從誼徙封淮陽王武為梁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

之也上疏諫曰此謂假賊兵為虎翼也後文帝末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

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州齊南也西鄉京師鄉讀曰嚮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

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誼至太中大夫

穆生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嘗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起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急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切稱病卧申公白生疆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與

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日易

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發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子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

不豈為區區之禮哉遂病去申公自生獨留王戊猶

濡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竊削東海薛郡乃與吾

通謀二人諫不聽昏靡之

聯繫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昏靡猶今之役囚徒以綴耳衣之赭衣使杵臼惟舂於市

丹守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十九 十三



霍光為大將軍張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與戰聞方畧山川形勢千秋曰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繇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嘗侍諸曹散騎列較尉者凡十餘人

徐生茂陵人宣帝時霍氏奢侈徐生上書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右上也也霍氏乘權日又害之者多矣夫

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行音胡切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曰向次下亦同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  
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  
滅之敗往事既亡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  
徙薪曲突之策使居樵爨爛之右帝迺賜福帛十  
疋後以爲郎

劉向爲宗正王氏專政向數上書言祿去公室權在  
外家非所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歲王氏  
果代漢

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父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  
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中嘗侍王闕爲

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爲閤曰董公爲大司馬冊女言允其中此迺堯禪舜  
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  
所能堪邪閤性有智畧聞咸言亦悟迺還報恭深達  
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  
畏知是哀帝末賢果誅死

逢萌北海都昌人爲縣亭長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  
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  
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  
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



遂潛藏

後漢樊宏光武初起破王莽將王尋王邑於昆陽光武兄伯升又拔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玦決也也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果遇害

馬援為伏波將軍李初兄子璿王磐字子石王莽從兄平陽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推富貴居故國為人尚

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較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雒陽獄而磐子肅出入北官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輩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及下郡縣收捕諸王



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預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又援初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鄉等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禍亦幾不免

杜安清高絕俗雒陽令周紆數候安嘗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輒不發以慮後患嘗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交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

李邵爲漢中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

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

皇甫規安定朝郡人也永和六年西羗大寇三輔圍安定西征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羗所沒



冊方元 先見二  
周舉為梁商從事中郎將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  
燕于維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  
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淹涕太僕張  
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  
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申屠蟠游大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訶朝  
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  
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奉有坑儒燒書之禍今  
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屠

二年滂等果懼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超然免

於評論

劉寬為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遼鄉

侯六百戶

遼音錄

陳寔靈帝時竇武辟為掾屬時中嘗侍張讓權傾天  
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甚耻之寔乃獨吊焉及後大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  
全宥

華歆平原高唐人與同郡陶真洪皆知名自以明見  
過歆時王芬與高傑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共定計洪



欲行欲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莽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欲言而後

芬果敗洪乃服歆後仕魏至司徒  
盧植爲尚書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荀彧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捕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嘗爲兵衝宜亟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後卓遣

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

田豐爲袁紹謀主紹之南征也豐止之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君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劉曄淮南成德人廬江太守劉勲兵疆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柰道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其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



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曄獨不勲問其故對曰  
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  
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  
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曄後至  
大鴻臚

魏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  
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  
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  
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豪傑英雄能得人死力者也  
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  
若刺客復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  
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嘉爲軍祭酒卒  
裴潛爲代郡太守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  
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  
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  
又將攝之以法此怨讟之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



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

程昱事太祖為東中郎將時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

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

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管寧避地遼東時公孫康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

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繇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

積二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稱王明帝使相國宣王往滅之遼東之死者

以萬計如寧所籌周瑜初見袁術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

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後至偏將軍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薨嘗侍武帝宴退而告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妄見未嘗聞經國

遠圖惟說平生嘗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



此輩必遇亂亡也及孫綬誅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  
大聖乎

韋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  
其樂裴頌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  
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茅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  
華而不實裴頌貪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  
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嘗有心託我嘗恐洪濤蕩嶽  
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間而闕沃焦哉

劉寔爲太嘗妻盧氏生子濟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  
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

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

夏罪免

山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  
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  
時而眠耶知大傳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  
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  
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羊祜初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  
人復何容易與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  
前語祜曰此非知慮所及其先識不逮如此



杜預初爲魏鍾會鎮西長史鄧艾平蜀以過檻車以  
徵及鍾會作亂艾復還將入成都衛瑾遣田續計艾  
初艾之下江繇也以續不進欲斬旣而舍之及瑾遣  
續謂曰可以報江繇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  
字其不免乎身爲各士位居總帥旣無德音又不御  
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瑾  
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  
蒯欽爲引訓少府欽楊駿之姑子也少而相昵直亮  
不曰駿輔政大失人望欽屢以正言犯駿駿之弟珧  
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

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  
覆族其能久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秦始皇初到雒陽不干祿求  
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  
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  
父母不敢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  
文飾禮典以至於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  
著無禮論以非之

馬隆泰始中稍遷司馬督都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  
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滅



索靖拜酒泉太守有先識遠量惠帝卽位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何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廢禮簡傲城陽王尼上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未聞我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  
江統爲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羗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上之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服其深識

王敦爲中書監時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

郭璞以母憂去職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叅軍是時穎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孔坦爲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



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  
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劉琰爲丹陽尹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  
溫爲荊州還琰言於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  
位號當宜抑之勸簡文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  
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  
琰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云以蒲搏驗之其不必得  
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言

前涼張寔平趙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劉曰  
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  
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討平之

後趙石勒年四十隨邑人行販雒陽倚嘯上東門王  
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身視有  
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前燕慕容雋終慕容輿慕容根與皇甫真慕容恪等  
俱受顧托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  
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謀恪謝真曰不  
從君言幾成禍敗

南燕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廢長子少沉敏多謀畧苻  
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



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未延所殺

中山冲所封也

後蜀李雄將立兄蕩子班爲太子李驥諫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雄死班立爲雄子越所殺

宋蔡興宗爲吏部侍郎時廢帝卽位興宗親奉璽綬廢帝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少禮

其在此乎

南齊桓榮下邳人宋孝建中州辟主簿後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帝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王思遠爲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



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  
 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弟覺不凡  
 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不答思遠退後晏  
 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  
 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  
 乃遷侍中  
 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嘗逃  
 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  
 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

坐之及竟獲免

江淹為秘書丞齊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  
 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梁昌義之為北徐州刺史武帝崇佛道至於祭祖禰  
 不設牲牢義之聞之曰雖僭同上者然其宗廟實不  
 血食祭上祖須血食古禮百王不易時武帝祖父墓前一旦失石鹿  
 義之告有職者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為侯景所滅王  
 侯妃王及裔胄子弟為景軍所掠漂流入他國者蓋  
 數十萬義之亦歸于陳  
 何敬容為侍中侯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



云其將慕顯及景身與衆共沒朝廷以爲憂敬容等  
見東宮太子謂曰淮此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  
如所得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子失  
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亂臣終當亂國景亂王  
陳虞寄家閩中陳寶應據有閩中寄寶應所留及寶  
應起兵作逆有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  
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薇官寶應  
得之甚悅惠標齋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惠  
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始必以此終標後竟  
坐是終寄至昭戎將軍加大中大夫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司徒崔浩述成國  
記時著作令史閔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  
允聞之謂著作郎朱欽曰聞湛所營分寸之間恐  
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噍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朱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穆多侯爲司衛監孝文帝乙渾專權時司徒陸麗在  
代郡溫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使追麗多侯謂麗曰渾  
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  
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  
北齊陽休之右北平爲州主簿後魏孝昌中杜雒周



破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募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形果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  
後周薛整爲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知亂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姚僧坦仕梁爲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克平大亂而

任用非才朝政混濁無復紀綱僧坦深憂謂親故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杜門闔者皆掩口竊笑及大軍一克荆州僧坦侍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涕泣而入仍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韋鼎初仕陳爲大府卿後主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德鄉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皆出蓋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  
原師字踐言初仕周爲外節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祖以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衣起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際



丹府元龜 先見二

郊壇非謂真龍別有 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  
先知星宿祭竟不行 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

與戎禮既廢也其能 又乎齊亡無日矣

唐劉幽求初為朝臣 尉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

兄弟而不及武三思 幽求謂桓敬等曰莽操雖去產

祿猶存噬臍無及桓 敬不能從後果為三思誣構死

于嶺外

田庭玠為相州刺史 中初族弟悅代承嗣為魏博

節度志圖悅 逆慮庭玠 不從召為節度副悅奸謀頗

露庭玠謂悅曰爾藉伯 父遺業可稟受朝廷法慶坐

享富貴何若與鎮鄆 同為叛臣耶自兵亂以來謀叛

國家者可以歷數 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

可先殺我無令我 見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

過其第而謝之 庭玠在門不納將吏請謁建中三年

鬱憤而卒

皇甫鏞為河南少 尹時兄弟為宰相領度支恩寵殊

異鏞惡其太盛每 兄弟讌語即極言之鏞頗不悅乃

求分司除右庶子 及鑄復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

明不之罪徵為 國子祭酒

梁趙雙唐未為 忠武軍節度使雖盡忠唐室保全陳



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爲子孫之計故因  
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爲太祖立生祠於陳夕  
謁拜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  
保其功名

後唐許寂字閑閑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唐昭宗聞  
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策  
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滯  
轂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  
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  
還山

晉安元信唐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授詔屯於  
代州代守張郎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  
月高祖建義於太原俄聞北虜有約赴難元信入說  
郎曰張敬遠雖圍晉陽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雁門之  
衝虜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今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  
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永全之上策也郎不納  
張礪爲戎王翰林學士閒運末與虜居南松門之內  
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胡川  
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  
遺故客屬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噐皿而已識者無



先見二

不高之

册府元龜





